四庫全書

史部

蜀中廣記卷九十三

明　曹學佺　撰

著作記第三

史部

蜀鑑

中江呉昌裔撰其書萃周漢以來至宋蜀道得失興師

取財之所

郭允蹈蜀鑑一卷

序曰蜀在禹貢一梁州爾文王興於岐西而從武王牧野之師者乃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說者謂文王化行江漢之所被信矣三代以來秦得蜀以并諸侯漢高由蜀漢以定三秦諸葛孔明三分天下僅有其一而伸大義於季漢非以其地西接崤函南連荆吳扼關河之勝則為天府之固合吳蜀之長則據上流之重險要雖控制一隅而形勝實關於天下歟中興南渡首吳尾蜀有

常山之勢前襃後劒得金城之險乃眷西顧護蜀如頭目保蜀如元氣世歷百年歲經三邜外有虎噬之虞内懷禎勞之憂而蜀之爲蜀非全盛時比矣丈子久仕於蜀身履目擊而動心焉燕居深念紬繹前聞因俾貲中郭允蹈緝爲一編起自秦取南鄭迄於王師平孟昶凡地形之阨塞山川之險阻遹雍而隣制者稽之舊史按之圖志悉紀于篇西南夷爲蜀後户未形之憂難忽而已事之鑒可師則又條其本末而附之間又論其得失

之要者定為十卷凡千三百年蜀事之大凡亦可以概見於此噫蜀在宇内九之一爾得之則安失之則危竊之則亡覽是書者可以鑒焉端平三年十月朔旦昭武李文子序

劍南須知十卷

巽巖李氏曰眉山宋如愚撰第一卷第二卷但編集舊史棄取或不倫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凡四卷盡出唐樊綽蠻書第七卷以下乃如愚自為之文及所書計策耳

如熙寧買馬事誠西南要害異時或可補國史之闕云

宋王禹玉文武賢臣治蜀編年志一卷　楊備

恩蜀都故事二卷　梁顥蜀坤儀令一卷　姜

虔嗣蜀雜制勑三卷

俱見宋史經籍志

晋王崇蜀書

崇字幼遠梓潼人學問淵博蜀亡與陳壽同入京洛為

三川標凖所著蜀事微與壽不同仕蜀郡太守有詩賦

名

伐蜀記

桓温撰東晉建元中温平李勢後作

李雄據蜀書

江原常璩道將撰崔鴻十六國春秋表畧曰惟常璩所撰李雄父子據蜀時書尋訪不獲所以未及善成輟筆私求七載於今此書本江南撰録恐中國所無非臣私力所能終得其起兵僭號事之始末乃亦頗有但不得

此書懼簡略不成久思陳奏乞敕緣邊求採焉

明皇幸蜀記三卷

唐李匡文宋臣周宋居白撰初匡文記盡明皇崩臣周記止於歸長安叙事互相詳略居白合此記以宋為本析李為注取二序冠篇復撰遺事增廣焉

僖宗幸蜀記一卷

王坤撰見宋史

咸通庚寅解圍録一卷

唐成都少尹張雲景之撰言南詔圍城扞禦事

前蜀記事二卷

僞蜀學士毛文錫平珪撰起廣明庚子盡天福甲子凡二十五年文錫唐太僕卿龜範之子十四登進士第入蜀仕王建至判樞密院隨衍入洛而卒

蜀武成永昌歷三卷

宋經籍系孫光憲名下武成王建年號也

後蜀記事十卷

直史館太常博士董淳撰惟記孟昶事

蜀記一卷

宋張守約撰載孟昶初降至薨事

蜀廣政雜記十五卷

蒲仁裕撰廣政冡年號

野人閒話五卷

成都景煥撰記孟蜀時事乾德三年序

蜀書二十卷

李昊撰昊字穹佐仕王衍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歷事孟知祥父子累官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自知祥領蜀凡章奏書檄皆出昊手至是集為百卷曰經緯略以獻廣政十四年修成昶實録四十卷昶欲取觀昊曰帝王不閲史不敢奉詔昊自言唐相紳之後昶與江南李景通好遣其臣趙季札至江南購得唐李紳武宗朝拜相制書還以遺昊昊喜甚大會賓客宴飲所費無筭以帛二千匹謝季札蓋極奢侈云

外史檮杌十卷

張唐英次功撰自序云嘗覩自古姦雄竊據成都者皆因中原多故而閉關恃險以苟偷一時之安譬夫穿窬之人利於昏瞑之夕至於白晝皎然則無能為也且韋皐守蜀二十餘年其材智機權過於王孟遠矣止欲求兼兩川節鉞而不能得劉闢惑術士之言自謂才過項羽不數月已就檻車之縛蓋是時朝廷清明刑政脩舉賢智在位紀綱整葺彼雖欲不臣勢不能為也使皐闢

在五代時其為惡必有過於王孟者以此知朝廷治則蜀不能亂朝廷不治則不惟蜀為不順其四方藩鎮之不順亦有不下於蜀者當王衍之入洛也三蜀之人盡喜中國之有聖人而莊宗總制失馭中外繼叛蒲禹卿慟哭曰觀天下事勢如此蜀人豈有安泰之期耶必重不幸爾洎知祥入蜀之後明宗頗以蜀人為疑凡高貲有力者盡令東徙張不立嘆曰蜀中之叛非蜀人為之也皆朝廷所委用之臣所為也其言蓋有激而云爾善

乎田龍游之論曰僭偽之主改廳堂為宫殿改紫綬為赭袍改僚佐為卿相改前驅為警蹕改妻妾為后妃何如常稱成都尹永無滅族之禍耶玆可謂藥石切至之言也王孟父子四世凡八十年比之公孫述輩最為久遠其間善惡之迹亦可為世之鑒戒然編録者如耆舊傳鑑戒録野人閒話之類皆本末顛倒鄙俗無取真宗時知制誥路公振脩九國書有前蜀後蜀世家列傳然而煩簡失當尚多疎略如張扶馮涓張士喬段融蒲禹

卿張雲陳及田淳之徒諫諍章疏皆有益於世教盡棄而不録此觀者所以惜其有未備也予家舊藏前蜀開國記後蜀實録凡百三十卷甞欲焚棄而不忍今因檢閲始終削去煩冗編年叙事分為十卷其間事實未顯如髯須肥遺遠望績長禹糧蒲騷之類各為解其失誤凡五代史及皇朝日歷所載者皆略而不書名曰蜀檮杌蓋取楚史之名以為記惡之戒非徒行其小説亦使亂臣賊子觀而恐懼云耳陸昭迥後序曰治平四年夏

六月兩當縣鄧君惟良顯甫自京師歸傳殿中侍御史
裏行張唐英次功前在閬中監征時所編蜀春秋十卷
予嘗得而觀之其編年敘事之體若荀悅漢紀之例至
於褒貶善惡本末貫穿駸駸乎馳於漢魏作者之間有
古良史風正召試秘閣在仁宗時上大水災異書時政
十四事又在英宗朝上慎始書水災封事二道皆究極
乎治亂之變而探索乎天人之際今天子特排羣議而
擢為御史以其勇於敢言也次功舊有國體論十卷唐

史誅姦發潛論五卷總要監令論五卷渝南集十卷補楚書十三篇樂府歌詩千餘篇皆祕而不傳於人而春秋最後出顯甫好事竊購以歸予因為刋行之昔人得王充論衡藏之以自衒其辯豈予之志哉

金行啟運録二十卷青宫載筆記十五卷

並孟蜀學士庚傳昌著見檮杌

平蜀實録一卷

左藏庫副使康延澤撰宋平蜀後延澤以内染院使為

鳳州路馬軍都監王全斌等既得罪延澤亦貶唐州團練使按本傳載蜀軍二萬七千人諸將慮其為全師雄内應欲盡殺之延澤請簡老弱疾病七千人釋之餘以兵衛浮江而下諸將不能用此書叙述甚詳邯鄲書目云不知作者館閣書目亦然考王元之所撰延澤墓誌知其所為也

蜀寇亂小録一卷平蜀録一卷

俱張逵撰

靖蜀篇四卷

安丙自撰平吳曦事

西陲泰定録九十卷

李心傳撰記吳曦叛逆以及削平本末起嘉泰辛酉迄嘉定辛未為三十七卷其後蜀事益多又增脩至辛巳之冬通為九十卷仍頗用史遷年表例并記國家大政令邊防大節目首尾凡二十年

丁卯實編一卷

成忠郎李珙撰誅曦之功楊巨源為多安丙忌而殺之
珙為作傳上之於朝以昭其功而雪其寃

蜀中廣記卷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蜀中廣記卷九十四
五

詳校官編修臣翟　槐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陳　木

謄録監生臣曹錫爵

蜀中廣記卷九十四

明　曹學佺　撰

著作記第四

子部

老子指歸

漢書嚴君平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

嚴君平註老子其文奇世多未見如云肝膽為胡越眉目為齊楚又云生不枉神死不幽志又云天地億萬而道王之衆靈赫赫而天王之倮者穴處而聖人王之羽者翔虛而神鳳王之毛者蹠實而麒麟王之鱗者水居而神龍王之介者澤處而靈龜王之百川並流而江海王之又云言為禍匠默為害工進為妖式退為孽容嘗鼎一臠可知其味也出丹鉛餘録

註老子指歸十三卷

晁氏曰其章句頗與諸本不同如以曲則全章末十七字為後章首之類按唐志有嚴遵指歸四卷馮廓注指歸十三卷此本卷數與廓注同題谷神子而不顯名姓疑即廓也

三十家注老子八卷

唐岷山道士張君相集河上公嚴遵王弼何晏郭象鍾會孫登羊祜羅什盧裕劉仁會顧歡陶隱居松羅仙人裴處思杜弼節解張憑張嗣成玄靜大孟小孟竇畧宋

文明褚汆劉進喜秦子晃成玄英車惠弼等注君相稱三十家而列名止二十有九盖君相自以為一家言并數之耳君相不知何時人而謂成玄英為皇朝道士則唐天寶後人也以絶學無憂一句附絶聖棄知章末以唯之與阿别為一章與諸本不同

道德經廣義三十卷

崇文總目唐青城賜紫道士杜光庭撰以明皇注疏演其義

道德經疏節解上下各二卷

崇文總目僞蜀喬諷撰諷為諫議大夫知制誥奉詔以

唐明皇注疏杜光庭義綴其要附以己意解釋之

道德經解二卷

宋隱居郭長孺撰志云不知何許人流寓入蜀遂為成

都人頗知黄老吐納之學

蘇子由註老子二卷

子由謫官筠州頗與學浮屠者游而有所得於是解老

子嘗曰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蓋佛法也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法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非佛法何以當之天下無二道而所以治人則異古之聖人忠信行道而不毀世法以此耳故解老子亦時有與佛法合者其曰是謂襲明以為釋氏傳燈之類東坡跋曰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韓非使漢初

有此書則孔老為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

劉巨濟注老子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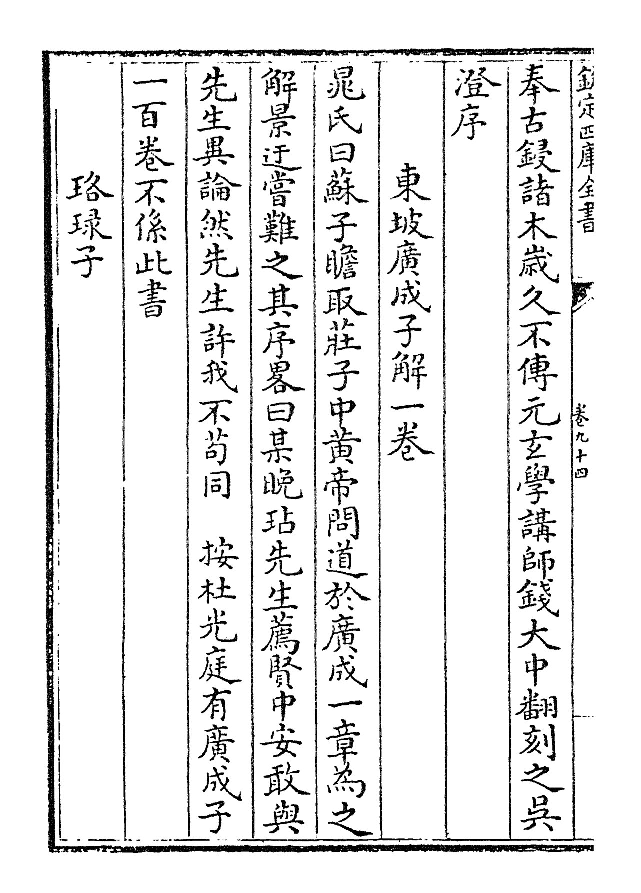
陽安劉涇字巨濟篤志于學文詞奇偉早登子瞻之門號前溪子

南華經疏二卷

隋何妥棲鳳著爵里見前

南華正義

唐劍南道士文如海著宋太平興國八年成都道士任



奉古録諸木歳久不傳元玄學講師錢大中翻刻之吳澄序

東坡廣成子解一卷

晁氏曰蘇子瞻取莊子中黄帝問道於廣成一章為之解景迂嘗難之其序畧曰某晚玷先生薦賢中安敢與先生異論然先生許我不苟同　按杜光庭有廣成子一百卷不係此書

珞琭子

鬼谷先生著大峨志云山有鬼谷洞相傳先生於其中著珞琭子而上昇去通考以為即今禄命之書

無盡居士注素書一卷

晁氏曰商英稱素書凡六篇按漢書黄石公圯上授子房世人多以三略為是蓋誤也晋亂有盜發子房塚玉枕中獲此書商英之言世未有信之者

荀子校勘二十卷

宋廣安黎錞希聲著

揚子法言十三卷

晁氏曰漢揚雄撰晉祠部郎中李軌注雄好古學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駁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言應之譔此以象論語號曰法言每篇復為序贊以發其大意然雄之學自得者少其言務擬聖人靳靳然若影之守形既鮮所發明又往往違其本指正古人所謂畫者謹毛而失貌者也

殊言十五卷　宋經籍志作方言十四卷

雄答劉歆書又勅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誠底裏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於五經之訓所不解常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於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郡有嚴君平臨卭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梗槩之法畧有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先作縣邸銘王珥頌階

閭銘及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外見此數者皆都水君常見故不復奏雄為郎之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不可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如是後一歲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以問

其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于今矣而語言或交錯相反覆方論思詳悉集之燕其疑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為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為太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稼飽邦民否則為抵糞棄之于道矣而雄獻之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譖隙而當匿乎其不勞戎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幙之中知

絶遐異俗之語典流於昆嗣言列于漢籍誠雄心之所志極至精之所想遘也仗聖朝遠照之明使君求此契君之意誠雄散之會也死之日則令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少而不以行立於鄉里長而不以功顯于縣官者訓此於帝籍但言詞情覽翰墨為士誠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遺不可以忘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欲令入之於此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令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且寛假延期必不敢有愛雄之所為得使

君輔貢於明朝則雄無恨何敢有匿唯執事圖之謹因還使雄叩頭叩頭

太玄經三卷

漢書揚雄作太玄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于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

八十一家二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卷首有陸績述玄一篇

太玄指歸

三國涪人李譔著爵里見前

比齊司馬膺之好讀太玄經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

太玄發隱三篇

巽巖李氏曰章詧撰詧有太玄講疏四十九卷其說甚

備發隱之作蓋在講疏以前

章氏太玄經註十四卷講疏三十卷

東坡志林云畚本閩人遷于蜀者數世遂為成都人博通五經尤長易與太玄王素趙抃守蜀皆賔禮之賜號冲退處士素所請也畚將死其鄉人夢畚以小童自隨投謁告别曰此間囂塵非脩行地吾歸閬苑矣畚蓋明術數得道者云

太玄經疏十八卷

晁氏曰郭元亨撰元亨謂雄之作玄傳于侯芭後獨有張衡桓譚張華見而稱歎吳郡郗伯岐求本不能得宋衷為訓陸績為解范叔明王涯亦注之皆未明白元亨在蜀自淳化末迄于祥符八年僅三十年撰成今疏又云太玄潤色於君平未知何所據而然

孫明復曰揚子雲太玄非準易乃明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蓋疾莽而作也桓譚曰是書也可與大易準班固曰經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使子雲被僭經之名

二子之過也出丹鉛録

王長文通玄經四卷

晉書長文字德叡廣漢郪人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太玄同郡馬秀曰揚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為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名長文通玄經未遭公紀君山耳

陳漸演玄十五篇

宋史漸字鴻漸堯佐從子也少以文學知名淳化中與

其父堯封皆以進士試廷中擢第不就願讓其父太宗許之好太玄經著書十五篇號演玄

潛虛

司馬光著自序曰玄以準易虛以擬玄玄且覆瓿而况虛乎其棄必矣然子雲曰後世復有揚子雲必知玄吾於子雲雖未能知固好之矣安知後世復無司馬君實乎

墨子祕書

梁陳方慶梓州射洪人好道術得墨子五行秘書及白虎七變之法隐於郡之武東山大同中仕至新城郡司馬即子昂遠祖也見本集

日華子

蜀志補遺射洪陳子良撰即子昂之兄也詩工樂府見文苑英華兼精醫術著日華子行于世

文中子十卷

隋王通著通初為蜀郡司户書佐草創是書

長短經十卷

北夢瑣言云趙蕤著蕤梓州塩亭人博學韜鈐長於經世夫婦俱有隱操不應辟名其書論王霸機權正變之術第十卷載陰謀家言本缺今存者六十四篇

黄帝陰符五十六萬七千言

成都古今集記綿竹鄭山古授之軍校黄承真者其字一點一畫皆以五行屬配實奇書也五代孫光憲猶及見之仁壽龍昌期後乃作註

玄成子一卷

唐成都袁天綱著

補履書十卷

唐通泉李浦德川著本孟軻揚雄之旨世號補履先生德宗幸褒中丞相張延賞表薦之拜右拾遺不就再詔見賜緋衣正色執辭當朝敬慴

炙轂子三十卷

唐進士王叡著六經得失史冊差謬無不鍼其膏而藥

其肓焉按張君房乙巳歲載㪅卒於彭山道中年八十後人又見之于成都市及樂温縣云

贅隅子歔欷瑣微論十卷

蜀人黄晞撰贅隅子晞自號也序曰贅隅者持物之名歔欷者兼歎之聲瑣微者述之之謂故以名書其畧云腐薪不可以撻兵涣泥不可以膠物莊周韓非終日求道德而智巧入焉終日求真實而浮偽入焉古之譁人也

凡將篇

藝文志云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書斷六十字為一章併名蒼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複字若史游之急就李長之元尚皆蒼頡正字也

按栁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肆字書小學率雕板印紙則字學在蜀尤謹

訓纂

漢書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各令記字于庭

中揚雄取其有用者作訓纂一篇以續蒼頡又易蒼頡中重複之字凡八十九章

林氏小說三卷

五代成都林罕著古今記云罕與孫逢吉同郡同時俱擅文學著說文二千篇目曰林氏小說附石經刻于學宮

晁氏曰書凡五百四十一字以說文部居隨字岀文以定偏傍其說頗與許慎不同而互有得失仁宗時邵必

進禮記石經陛對帝問罕之書如何必曰雖有所長而
徵好怪說文歸字從堆從止從帚以堆為聲罕云從追
於聲為近此長於許氏矣說文哭從吅從獄省罕乃云
象犬嘷此怪也有石刻在成都公武嘗從數友就觀之
其解字殊可駭笑不疑好怪之論誠然

釋貫休重集許氏說文

偽蜀宰相王鍇作讃云曇域戒學精徵篆文雄健重集
叔重說文見行于蜀

唐氏字說解一百二十卷

晁氏曰知邛州唐耜撰紹聖以來用字說程試諸生解者甚衆耜集成此書頗注其用事所出一時稱之在邛州日奏御

陳伯英敎書

元青神陳瑛著吳澄序畧曰秦隸興而篆書廢漢四百年莫有能者觀於漢代碑刻可見矣三國六朝間亦無聞焉唐三百年李當塗一人而已自秦丞相迄宋初蓋

千年僅有徐騎省以篆學自許何寥寥也最後魏文靖留心於此學者稱之陳伯英為文靖鄉人所書千文字體整潔可以上希文靖其先世少師公於蘇文忠大父行參政公當南渡之際以詩名家咸淳省試春秋第一人其季父也伯英今受朝命為郡教授一家文學之傳如此

韻英十卷

唐翰林學士元庭堅罷遂州參軍讀書郊外有人身而

鳥首者衆鳥隨之詣元曰願教君以字音及鳥語庭堅不之怪與往來歲餘盡傳音律清濁之旨至陰陽術數無不通達在翰林日著韻英十卷未施行而西京陷賊庭堅亦卒出游宦紀聞

書林韻會一百卷

陳氏曰無名氏蜀書坊所刻規摹韻類題選而加詳焉

按韻會乃蜀孟昶勅史館編進楊用修云在京師及見此書

有聲無字韻一卷

宋史句中正字坦然華陽人孟昶時授崇文館校書郎復舉進士及第歸朝太平興國二年獻八體書名入授著作佐郎直史館被詔詳定篇韻復與徐鉉校定說文太宗問凡有聲無字者幾何中正退條為一卷以獻上曰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并録之也又與吳鉉楊文舉同撰定雍熙廣韻一百卷特拜虞部員外郎淳化中累遷屯田郎中杜門守道以文翰為樂嘗以大小篆八分三

體書孝經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見便殿賜坐問所書幾許時曰臣寫此書十五年方成上嘉歎賜金紫命藏于祕閣卒年七十四中正喜藏書家無餘財

王知微韻篇

王著字知微成都人僞蜀明經及第赴闕授隆平主簿太宗以字書訛舛欲令學士刪定少通習者轉運使侯陟以著名聞改衛寺丞史館祇候委以詳定篇韻加著作佐郎

五音韻補

丹稜李燾著自序曰漢和帝永元十二年太尉祭酒許叔重始為説文解字十四篇凡五百四十部其文九千三百五十三晉東萊弦令吕忱繼作字林五卷以補叔重所闕遺者于叔重部叙初無移徙忱書甚簡顧為他説糅亂且傳寫訛脱學者鮮通今往往附見説文蓋莫知自誰氏始陳左將軍顧野王更因説文造玉篇三十卷梁武帝大同末獻之其部叙既有所升降損益其文

又增多于叔重唐上元末處士孫强復脩野王玉篇愈增多其文今行于俗間者强所脩也叔重專爲篆學而野王雜以隸書用世既久故篆學愈微野王雖曰推本叔重而追逐世好非復叔重之舊自强以下固無譏焉大歷間李陽氷獨以篆學得名時稱中興更刊定說文仍祖叔重然頗出私意以爲詆訶學者恨之南唐徐鍇著書四十篇總名繫傳蓋尊許氏若經也惜其書未布而鍇亡本朝雍熙三年鍇兄鉉初承詔與句中正葛湍

王惟恭等詳校說文今三十卷內繫傳往往錯見豈其同源果無異派歟鍇亡恙時鉉苦許氏偏旁奧密不可意知因令鍇以切韻譜其四聲庶幾檢閱力省功倍鉉又為鍇篆名曰說文韻譜其書當與繫傳並行今韻譜或刻諸學官而繫傳訖莫光顯余蒐訪歲久僅得其七八闕卷訛字無所是正每用太息蓋嘗謂小學放絕久矣欲崇起之必以許氏為宗而鉉鍇兄弟最其親近者如李陽冰林罕郭忠恕等輩俱當收拾採掇聚為一書

使學者復覩純全似非小補顧力有所不及耳韻譜仍便於檢閲然局以四聲則偏旁要未易見乃因司馬光所上類篇依五音先後悉取説文次第安排使若魚貫然開編即可了也説文所無而類篇新入者皆弗取若有重音則但舉其先而畧其後雖許氏本在上去入聲而類篇在平聲亦移在平聲大抵皆以類篇為定類篇者司馬光治平末所上也先是景祐初宋祁鄭戩建言見行廣韻乃陳彭年丘雍等脩繁省失當有誤科試乞

別刋定即詔祁戩與賈昌朝同脩而丁度李淑典領之書成賜名集韻度等復奏集韻添字極多與彭年雍等前所脩玉篇不相參協乞别爲類篇即以命洙洙尋卒命胡宿代之宿奏委掌禹錫張次立同加校讎宿遷命范鎮代之鎮出而光代之書乃成自集韻類篇列於學官而廣韻玉篇微矣然小學放絶講習者寡猶幸其書具存耳所謂廣韻則隋陸法言撰唐郭知玄附益之者時號切韻天寶末陳州司馬孫愐者以切韻爲繆略復

加刋正別為唐韻之名大中祥符元年改賜新名曰廣韻令號集韻則又寶元改賜也切韻廣韻皆莫如集韻詳故司馬光因之以脩類篇嗚呼學無小而古謂字書之學為小何哉亦以志學者當由此始云爾凡物雖微必有理存何況斯文幼而講習磨礲浸灌之久逺其長也于窮理乎何有不則躐等淩節君子不貴矣今學者以利禄之路初不假此遂一切棄捐不省喜字書者求其心畫端方已絕不可得但肆筆趨姿媚耳偏旁横竪

且昏不知剟其文理邪先儒解經固未始不用此匪獨王安石也安石初是說文覃思頗有所悟故其解經合處亦不為少獨恨求之太鑿所失更多不幸驟貴附和者益衆而鑿愈甚蓋字有六義而彼乃一之雖欲不鑿得乎科試競用其說元祐嘗禁之學官導訣紹聖復用嗜利禄者靡然風從鑿說横流汩喪道真此吾蘇氏所以力攻之而不肯置也若一切置此弗道則又非是今國家既不以此試士為士者可以自學矣乃未嘗過而

問焉余竊哀之雖老矣猶欲與後生共講習此故先為此五音韻譜且叙其指意云

魏了翁答遂寧李侍郎書巽巖先生初作五音譜以許叔重部叙為之後在遂寧出視虞仲房乃改用徐楚金韻譜老先生雖勉從之終弗慝也故後序及跋語既云要自别行又云要須各行大抵始一終亥其行也始東終法其聲也許氏元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鼎臣始以孫愐唐韻音切為定自音切行人以為便於檢閲

而不知字之本乎偏旁故老先生謂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無聲者豈不愈難檢閱盖不以韻譜為然也間韻譜今已不存或使府别為刋元本五音譜置之學中以廣其傳亦是一事不知台意以為何如

字通一卷

彭山李肩吾從周撰

蒙求二卷

成都范鎮景仁著取通鑑編為四言以訓初學

事韻擷英

元江西路教授西蜀張壽翁撰吳草廬曰昔歐陽公蘇老泉王荆國諸人以贖然銷魂惟别而已八字分韻賦詩送裴吳江老泉得而字曰談詩究字而荆國就席作二首曰風作鱗之而曰兩忘我與而一座駭服宋以前詩和意不和韻至荆國東坡山谷始以用韻竒險為工盖其胸中蟠萬卷書隨取隨有愈出愈巧故得以相矜尚也倘記覽不及前賢則不得不資檢閲於是乎有詩

韻等書矣荊國嘗謂晏元獻用事的切後見其類稿乃知其有自來纂輯之書亦不為無補也壽翁所編韻皆奇險而無陳腐之字置一衰座右則人人皆荊國蘇黄之鉅公矣

太初歷

漢洛下閎著史記索隱引耆舊傳云閎字長公明曉天文隱于洛下武帝徵待詔太史于地中轉渾天改顓頊歷作太初歷曰後八百歲此歷差一日當有聖人定之

歴書曰今上即位招致方士唐都分其天部而巳洛下閎運筭轉歴然後日辰之度與夏正同

桓子新論云揚子雲好天文問洛下黄閎以渾天之説閎曰我少作其事不曉達其意到今年七十始知其理然則洛下其隱處黄其姓也

續通歴一卷

五代孫光憲撰

永昌正象歴

偽蜀胡秀林撰北夢瑣言初王衍以唐龍衣宅建上清宫於老君殿列唐十八帝真備法駕謁之識者以為拜唐乃歸命之先兆也先是司天監胡秀林進歷移閏在丙戌年正月有向隱者亦進歷用宣明法閏在乙酉年十二月既有異同彼此紛訴仍於界上取唐國歷日改閏十二月街衢賣歷者云只有一月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國竟滅秀林本唐朝司天少監仕蜀别造永昌正象歷推步之妙天下一人然移閏之事不奕歷議常人

未可輕非之

本天歷

宋史端宗即位海上命禮部侍郎鄧光薦與蜀人楊某等作歷賜名本天其法與奉元會天二歷並亡

通書十卷　往事龜鑑十卷

宋鄧至著雙流鄧綰之父也亦本歷書而作

興道一篇

後漢景鸞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所作

卦法一卷

漢嚴遵著見宋志

十二時風雲氣候一卷

諸葛亮著見宋經籍志

萇弘兵法十五篇

周大夫萇弘也資中人見白氏六帖

陣圖秘訣一卷

陳氏曰昭武謝淵得之於瀘州蓋武侯八陣法也為之

釋而傳於世

兵雲圖

益部耆舊傳云楊由有兵雲圖時竇憲將兵在外太守高安遣工從由寫圖以進憲由口授以成圖

行兵法五卷　將苑一卷

並諸葛武侯著見宋史

兵書十二篇

眉山王當撰

玄女墜金法一卷

袁天綱著見宋志

陸氏集驗方五十卷

唐書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為裴延齡所譖貶忠州別駕在州十年閉關靜處人不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家居瘴鄉人多癘疫乃抄撮方書為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代

産寶二卷

唐昝殷撰殷蜀人武宗大中初白敏中守成都其家有因免乳死者訪問明醫或以殷對敏中迎之殷集備驗方藥三百七十八首以獻其後周頲又作三論附焉

纂集本草經

後蜀孟昶輯舊本草經止一卷藥三百六十五種陶隱居增名醫別録亦三百六十五種因注釋為七卷唐顯慶又增一百十四種廣為二十卷謂之唐本草至昶又增益之謂之蜀本草

葉石林曰顯慶中蘇恭請重脩本草上命長孫無忌等廣為二十卷自是偽蜀韓保昇諸術家各自補緝辯證者不一焉

治蠱方書

皇祐初趙尚寬守忠州俗故有畜蠱殺人乃揭方書於衢教人服藥造毒者悉捕殺之由是乃息

虞庶注難經五卷

庶仁壽人寓居漢嘉少為儒已棄其業習醫為此書以

補呂楊所未盡黎泰辰治平間序之

靈樞經音註二十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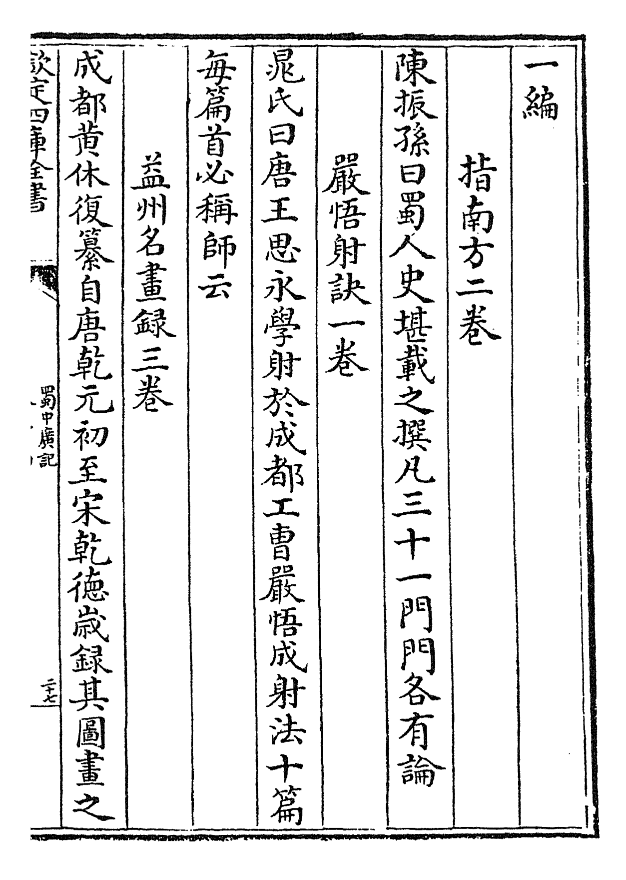
紹興中成都史崧校正本文九卷八十一篇增脩音釋轉運司為之詳定以送秘書省自為序

陰陽雜證論述

宋郭長孺撰

夷堅志類編方

四川總領陳曄日華取夷堅志中所載書丈藥方類為



一編

指南方二卷

陳振孫曰蜀人史堪載之撰凡三十一門門各有論

嚴悟射訣一卷

晁氏曰唐王愳永學射於成都工曹嚴悟成射法十篇每篇首必稱師云

益州名畫録三卷

成都黄休復纂自唐乾元初至宋乾德歲録其圖畫之

精者五十八人品以四格

陳氏曰中興書目以為李畋撰而謂休復書今亡按此書有景祐三年序不著名氏而敘休復所録明甚又有休復自為後序則固未嘗亡也未知題李畋者與此同異

茅亭客話十卷

黄休復撰茅亭其所居也暇日賔客話言及虚無變化謡俗卜筮雖異端而合道㫖屬懲勸者皆録之多是蜀

事

酉陽雜俎十卷

唐段成式隨其父節度使文昌入蜀所著以二酉山多藏奇書而蜀在大酉之陽也今酉陽土司隸重慶云其書亦多紀蜀事有一卷耑言般若感應蓋文昌嘗誦此經

續事始五卷

偽蜀馮鑑廣唐孝孫而作

文正倫濟道著括諸書重複者為之

小名録三卷

名號録二十卷

晁氏曰馬永易明叟編古今殊異名號如銅馬帝無愁天子之類頃嘗見近世人增廣其名曰實賓録亦殊該博

陳氏曰馬永易撰蜀人勾龍材校正文彪增廣刻之本書三十卷後集三十卷義取名者實之賓也

蠹書三卷

陵陽孫光憲著

牧豎閒談三卷

蜀人景渙纂十九事為篇又著野人閒話五卷

諸老紀聞

宋中江吳昌裔著

燕語考異十卷

陳氏曰成都宇文紹奕撰舊聞汪玉山嘗駁燕語之誤

而未之見也

文會談叢一卷

陳氏曰題華陽上官融撰不知何人天聖五年序

蜀中廣記卷九十四

蜀中廣記卷九十五

明 曹學佺 撰

著作記第五

內典

彭門光化寺石經

高僧傳云唐初釋道因于彭門山寺習道安居以九部微言三界式仰緬維法盡將翳龍宮遂於寺之北巖刻

諸經典窮多羅之祕袠盡毘尼之正文縱堯世之洪水襄陵任趙簡之北山燎狩必無他慮與刧齊休既而追赴京邑止大慈恩寺與玄奘法師翻譯校定梵書兼充證義奘師偏獎賞之每有難文同加叅酌

宋板藏經

圓悟禪師刻于昭覺院予在遂寧廣德寺見之又僧道先言大慈寺尚存十之二三

銅梁縣石洞遺經

志云縣北十五里華嚴山絶壁岩洞裂出古遺經數千卷因建寺藏之

晋慧持龍淵寺經典

高僧傳慧持乃廬山遠之弟也以晋隆安三年辭遠入蜀止龍淵寺講説齋懺義熙八年卒于寺中以東間經籍付弟子道泓西間法典囑弟子曇蘭泓業行清敏蘭神悟天發並係軌師蹤焉

釋道安譯維摩法華等經

隋經籍志晉石勒時常山沙門衛道安㬪性聰敏誦經日至萬餘言以胡僧所譯維摩法華未盡深㫖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正其乖舛宣揚解釋時中國紛擾四方隔絶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趨諸方法往詣揚州惠遠之襄陽法和入蜀道焉

如來藏經會釋疏二卷　大無量壽經疏二卷

勝鬘經疏四卷　般若心經　金剛經疏義

俱釋知玄著高僧傳玄眉州洪雅人著如來藏經疏命
僧徹撰法鑑以照彖若十翼焉大無量疏經命僧徹撰
法燈闕類章指焉勝鬘經疏四卷命僧徹撰法苑以錯
綜猶緯書焉又般若心經金剛經各有疏義此外作釋
氏雜文外篇二十餘卷

釋法泰書法華經

高僧傳法泰眉州隆山人俗姓呂氏為道士十餘年迴
心正覺因而剃除始誦法華經尋即通利乃精勤繕寫

一部數有靈瑞欲向益州裴演令人擔負一頭以籠盛錢二千經置錢上一頭是衣服行至地名笮橋橋忽斷負擔者墜水中人浮得出擔没不見泰於岸上搥胸號哭曰錢衣閒事何忍溺經如能為漉得者賞錢兩貫時有一人入水没得錢與衣襆而不得經泰轉悲泣近岸上下望小洲上有一襆取之乃原經也草木所擎宛無濕處泰不勝歡喜即以三千錢償所漉人其人曰法師悲號劇喪父母故為急覔非是貪錢弟子雖庸夫亦知

福報請以此錢充莊嚴具言訖遁去既至成都裝演訖將還遞誦持不輟時彪法師在彼開講夜欲看讀恒嫌泰誦課聲高自往請之見泰前有大衆皆胡跪合掌驚駭流汗而退

金字法華經七卷

元至正末年平江路女人鄔氏所書字畫端楷趙國師畫引首佛像甚工緻今在合州某生家予及見之惜第五卷非故物引首猶全

法華玄箋十卷

高僧傳唐梓州慧義寺神清三教俱曉該玄鑒極受業弟子黒白千餘前後撰得法華玄箋十卷并釋氏年志三十卷新律疏要訣十卷初學儀一卷有宗七十五法疏一卷亦名法源記又識心論澄觀論俱舍義鈔數卷北山条玄語録十卷

銀字圓覺經

新都志云元大德中西川成都府録事王壘坊女子王

潮揞在縣西五里華嚴菴

圓覺經疏鈔十三卷　疏略二卷

高僧傳唐圭峰禪師宗密果州人初齋次受經得圓覺十二章深達義趣誓傳是經在漢上因病僧付華嚴句義未嘗隸習即爾講之由是乃著圓覺華嚴及涅槃金剛盂蘭法界觀行願經等疏鈔及法義類例禮懺修證圖傳纂畧又集諸宗禪言目為禪藏

金紫光禄大夫同門下平章事裴休序曰夫血氣之屬

必有知凡有知者必同體所謂真淨明妙虛徹靈通卓然而獨存者也是衆生之本源故曰心地是諸佛之所得故曰菩提交徹融攝故曰法界寂靜常樂故曰涅槃不濁不漏故曰清淨不妄不變故曰真如離過絶非故曰佛性護善遮惡故曰總持隱覆含攝故曰如來藏超越玄閟故曰密嚴國統衆德而大備爍羣昏而獨照故曰圓覺其實皆一心也背之則凡順之則聖迷之則生死始悟之則輪迴息親而求之則止觀定慧推而廣之

則六度萬行引而為智然後為正智依而為因然後為正因其實皆一法也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欲證圓覺而未極圓覺者菩薩也具足圓覺而住持圓覺者如來也離圓覺無六道捨圓覺無三乘非圓覺無如來泯圓覺無真法其實皆一道也三世諸佛之所證蓋證此也如來為一大事出現蓋為此也三藏十二部一切脩多羅蓋詮此也然如來垂教指法有顯密立義有廣略乘時有先後當機有深淺非上根圓智其孰能

大通之故如來於光明藏與十二大士密說而顯演潛通而廣被以印定其法為一切經之宗也圭峰禪師得法於荷澤嫡孫南印上足道圓和尚一日隨衆僧齋於州民任灌家居下位以次受經遇圓覺了義卷未終軸感悟流涕歸以所悟告其師師撫之曰汝當大弘圓頓之教此經諸佛授汝耳禪師既佩南宗密印受圓覺懸記於是閱大藏經律通唯識起信等論然後頓轡于華嚴法界宴坐於圓覺妙場究一雨之所露窮五教之殊

致乃為之疏解凡大疏三卷大鈔十三卷略疏兩卷小鈔六卷道塲脩證儀一十八卷並行於世其序教也圓其見法也徹其釋義也端如析薪其入觀也明若秉燭其辭也極於理而已不虛騁其文也扶於教而已不茍飾不以其所長病人故無排斥之說不以其末至蓋人故無胷臆之論蕩蕩然實十二部經之眼目三十五祖之骨髓生靈之大本三世之達道後世雖有作者不能過矣其四依之一乎或淨土之親聞乎何盡其義味如

此也或曰道無形視者莫能覩道無方行者莫能至況文字乎在性之而已豈區區數萬言而可詮之哉對曰噫是不足以語道也前不云乎統衆德而大備爍羣昏而獨照者圓覺也蓋圓覺能出一切法一切法未嘗離圓覺今夫經律論三藏之文傳於中國者五千餘卷其所詮者何也戒定慧而已脩戒定慧而求者何也圓覺而已圓覺一法也張萬行而求之者何衆生之根器異也然則大藏皆圓覺之經此疏乃大藏之疏也羅五千

軸之文而以數卷之疏通之豈不至簡哉何言其繁也及其斷言語之道息思想之心忘能所滅影像然後為得也固不在詮表耳嗚呼生靈之所以往來者六道也鬼神沉幽愁之苦鳥獸懷獝狘之悲修羅方瞋諸天正樂可以愁心慮趣菩提唯人道為能耳人而不為吾末如之何也已矣休常遊禪師之閫域受禪師之顯訣無以自効輙直讚其法而普告大衆耳其他備乎本序

新繁縣空中般若經

法苑珠林益州新繁縣西四十里許有王李村隋時書生有姓苟者在此教學大工書而不顯迹人欲其書終不肯出遇毆之亦不出嘗以筆於前村東空中四面書金剛般若經數日便了云此經擬諸天讀之人初不覺其神也後忽雷雨大澍牧牛小兒於書經處住而不濕其地乾燥可有丈許村人怪之爾後每雨往驗皆然唐武德中有非常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金剛般若經諸天於上設蓋覆之不可輕汚村人因此四周欄楯

至今天雨其地恒乾每齋日常聞天樂聲振繁會盈耳

石刻尊勝幢呪一章

唐大中閭馬繼武書於石幢上幢似柱高三四尺其式如觚萬歷初年金沙寺僧修砌掘得完全可搨

朱郎中血字經

蘇文忠集云朱壽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寫經求之五十年去歲始得於蜀中作古風以賀

楞嚴經資中疏

恒沈法師者蜀人也因京師惟慤疏楞嚴經義乃作義章開釋此經號資中疏

金字華嚴經

唐開元中蕃王子譯進今在遂寧廣德寺

華嚴合論

高僧傳眉州中嵓華嚴祖覺禪師幼聰慧書史過目成誦著書排釋氏惡境忽現悔過出家未幾疽發膝上五年醫莫愈因書華嚴合論畢夜感異夢旦即捨杖步趨

一日誦至現相品曰佛身無有生而能示出生法性如
虛空諸佛于中住無住亦無去處處皆見佛遂悟華嚴
宗旨府帥請講于千部堂詞辯宏放衆所歎服因號爲
華嚴禪師云

本事經七卷　譯經圖記四卷

高僧傳釋靖邁梓潼人貞觀中玄奘法師西回勅令翻
譯師預其選同棲玄明濬等執筆綴文譯本事經七卷
又著譯經圖記銓序古今經目譯人名位單譯重翻疑

僞等科一皆條理編于藏

唐藏經音義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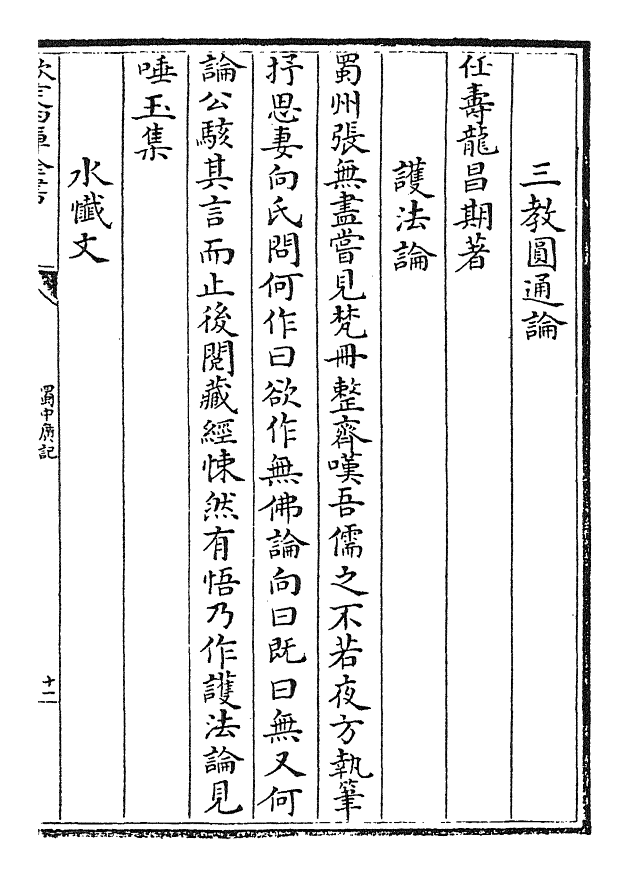
晁氏曰未詳撰人分四聲以類相從蜀中印本也

起信論註一卷

馬鳴大士造僧宗密註

原人論一卷

宗密撰斥執迷徧淺直顯真源通本末凡四篇為一卷



三教圓通論

任壽龍昌期著

護法論

蜀州張無盡嘗見梵冊整齊嘆吾儒之不若夜方執筆抒思妻向氏問何作曰欲作無佛論向曰既曰無又何論公駭其言而止後閱藏經悚然有悟乃作護法論見唾玉集

水懺文

唐悟達國師法諱知玄初遊學時寓一寺結夏有隣僧患迦摩羅疾衆皆惡之玄獨時為將理久而益勤夏竟分袂疾僧謂曰感君高誼昭佩不忘吾舊居蜀彭州九隴山有二長松為門之表君他日榮遇後將罹宿障之疾能一見尋或可療治言已登途玄師學行既充聲徳昭著居京師安國寺宏開法席咸通十二年懿宗駕幸安國賜以沉香寶座署為國師恩渥隆厚忽生大瘡於膝上眉目唇齒狀如人面動轉艱難疼不可忍徧名名

醫莫之能為也因憶前約遠詣成都抵九隴山時值晡
晩四顧彷徨見二長松欝乎葢張挺立雲表遂趨而入
崇樓廣殿金碧交輝普之隣僧門迎而入禮貌勤至延
佇止宿詢問所來遂告厥苦彼曰無傷引至巖阿有泌
其泉清湛可愛試令洗之以愈其疾方將掬水瘡作人
語揚聲大呼未可洗濯試聽厥由公今博識必達古今
曾讀西漢書見袁盎殺鼂錯事否錯當趨避東廂心知
袁盎之進言乎載赴東市受刑寧不大興怨恨盎即公

也錯即我也其究為何如哉以公十世皆為高僧戒律精嚴故吾不得伸其銜今膺異寵損德以奢方能介及既蒙迦諾迦尊者慈悲三昧之水濯我積世讎挾之心自今與公兩釋無憾也掬浣之初痛徹心膂殆絶而蘇其瘡即愈方知彼僧乃應真之化現也遂即其地樹剎以表之深思積宽遇聖而釋因此興念彼或皆然遂述懺文以為楷式取慈悲水能滌宽愆詒厥將來普令深省名曰水懺厥軌可遵因起若斯覽者宜悉杭州沙門

若訥序

道一禪師語録

即馬祖也漢州什邡人見高僧傳為四家語録之首

惠禪師語録

師名山人元符間屢舉不第郡守呂由誠戲與僧勅明日即削髮有語録行世

長松長老顯禪師語録

蘇元老序云頃歲吾蜀佛教惟講席律壇之為尚蓋人

自以為無等等法矣而未始知有祖道之高晚得真覺勝禪師自黄蘗歸闡化於成都昭覺寺初會易之廣大變動周流六虚者又圓道之微妙混成先天地生者遂言曰吾之法函蓋乾坤不為大消殞虚空不為難當體見成隨用立具于時西南緇素之士驟聞之率多聽熒瞪瞶不入久之各憮然為間曰異哉此故吾家物也胡歷劫遺之乃今獲之莫不失喜落涕恨遭遇之晚勝禪師既殁紹禪師繼之其法猶勝禪師也而化度之衆加

多焉紹禪師既沒顯禪師繼之其法猶紹禪師也而緣合之法加盛焉前住長松今住保福其皈依之侶未可計而濟拔之功未有艾也時會下高弟有法安者盡能記禪師兩地為人言句録而刊之離為二通其保福之語則平等居士已為冠篇矣而長松之録猥委元老承之嗚呼釋迦別傳迦葉親授西天祖師之所護念中華耆宿之所承襲邈哉遐矣不圖今日及吾身親見之然以吾觀於禪師微言奧句關鍵幽密假令合天下禪盡

眼微睇窺之吾知其不得髩鬍直羞澁匍匐歸耳顧某何敢妄談聊舉其猏以曉吾黨新發意者鄿與之交臂作舞同趣師門云

禪喜集

蘇東坡作載與緇宿往復語刻在呉中

褒善録一卷

晁氏曰王蕃撰嘉祐中巴縣簿黄靖國死而復蘇道其冥中所見廖生嘗傳之而蕃删取其要為此書

樂善録十卷

陳氏曰蜀人李昌齡伯崇撰以南中勸戒録增廣之多是因果報應之事

吉凶影響録十卷

晁氏曰中江岑象求編象求熙寧末閒居江陵披閲載籍見善惡報應事輙删潤而記之間有聞見者難于備載亦采摘著于篇

僧史一百卷

僧祖覺撰即華嚴禪師也中嵓石笋上祖覺臺是其說法處

釋氏指心書六十四卷

簡州趙介胄著

南紀緇林

宋末普州張山翁君壽撰

益部寺記

劉悛撰齊人

成都大悲寺集二卷大慈寺記二卷

并李之純編

玄書

峩眉山洞石經二十字

雲笈七籤峩眉山北洞中石室户樞刻石書字鬱儀引日精結璘致月神得道處上宫位稱大夫真凡二十字不解其意義是何等事如此仙人不見其篇目者多矣皆不得飛行上清欲行此道不必賢愚但地上無此文

三十九章經

七籤云太無晨中君刊此峩眉山中洞宮玉户曰太無在洞景之表太素在幽玄之上九宮列金門於太素之表丹樓沓七重於太無之庭乃三元君所遊也

八道命籍

七籤云東海小童四極真人西城王君封此籍於峩眉山西室中萬劫一傳有玄名帝簡紫字青宮玉藏之文千年之内聽得三傳上學不得此文虚困山林終不得

道所謂八道者日月四時八節所行也日行赤道月行黄道黄赤二道隂陽之所恒行至於立春春分日月行青道二出黄道東立夏夏至日月行赤道二出黄道南立秋秋分日月行白道二出黄道西立冬冬至日月行黒道二出黄道北此八道也

天真皇人九仙經一卷

晁氏曰天皇人為黄帝説一行羅公遠葉法静注崇文書目按九僊經輿㢘記云此經黄帝留峩眉山石壁上漢

武帝時得之大中初嘗禁絶

三一經

元氣論云黄帝求道於皇人皇人問所得者凡一千二百事乃曰子所得皆末事也子欲長生三一當明夫三一者乃上皇黄籙之首篇也能知之者萬禍不能干矣

上真内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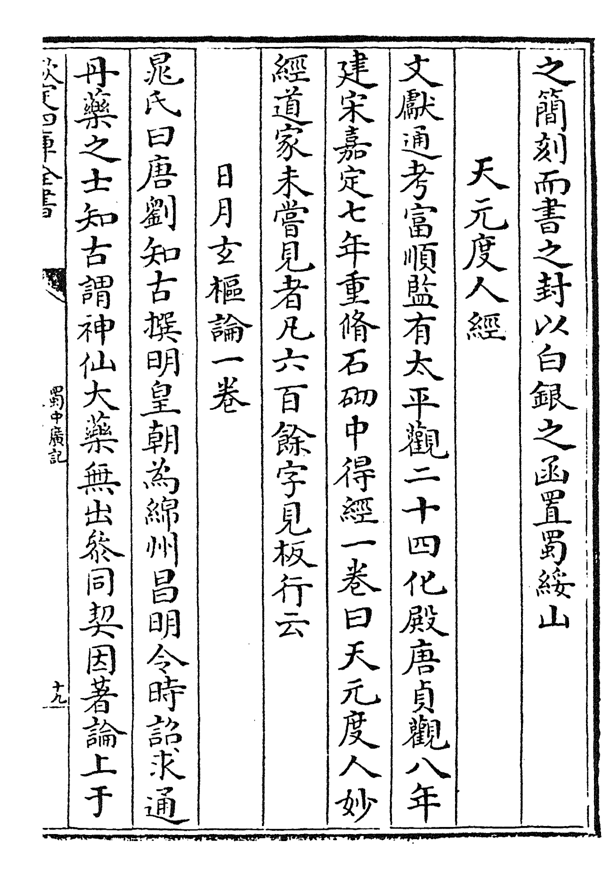
集仙記云禹治水至巫山見雲華夫人夫人謂禹曰子之功及於物矣勤逮於民矣善格乎天矣而未聞至道

之要也吾昔於紫清之闕受書於我師三元道君曰上真內經天真所寳封之金臺佩入大徹則雲輪上征神武抱關振衣瑶房遨宴希林長揖仙公右栖白山而下眄太空汎乎天津則乘雲騁龍遊此名山則真人詣房萬神奉衛山精伺迎動遊八景玉輪靜則宴處金堂亦謂太上玉佩金璫之妙文也汝將欲越巨海而無飊輪渡飛沙而無雲軒陟阨塗而無所舉涉泥波而無所乘陸則困於遠絶水則懼於漂淪將何以導百谷而濬萬

川也危乎悠哉太上愍汝之志亦將授以靈寳真文陸策虎豹水制蛟龍斬馘千邪檢馭羣凶以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陽明之天耶吾所受寳書亦可以出入水火嘯吒幽冥收束虎豹呼召六丁隱淪八地顛倒五星久視存身與天相傾也因命侍女陵容華出丹玉之笈開上清寳文以授禹拜受而去

黄表丹經一通

神仙傳曰陰長生裂黄表寫丹經四通其一通以黄金



之簡刻而書之封以白銀之函置蜀綏山

天元度人經

文獻通考富順監有太平觀二十四化殿唐貞觀八年建宋嘉定七年重脩石砌中得經一卷曰天元度人妙經道家未嘗見者凡六百餘字見板行云

日月玄樞論一卷

晁氏曰唐劉知古撰明皇朝為綿州昌明令時詔求通丹藥之士知古謂神仙大藥無出參同契因著論上于

朝

參同契分章通真義三卷　明鏡圖訣一卷

陳氏曰真一子彭曉秀川撰蜀永康人也序稱廣政丁未以參同契分十九章而為之注且為圖八環謂之明鏡圖曩在麻姑山傳録其末有秀川傳汪綱會稽所刻本其前題祠部員外郎彭曉蓋據秘閣本云爾麻姑本附傳亦言仕蜀為此官

張隨注參同契三卷

鼂氏曰隋皇祐中居青城山注魏伯陽書列十數圖於其後

壺中集三卷　三教論一卷　大寳論一卷

二十四化詩一卷圖一卷　道教靈驗記二十卷　録異記十卷

並杜光庭撰

王氏神仙傳四卷

鼂氏曰杜光庭纂集王氏男真女仙五十五人以諂王

建又有王虛中續纂三十人附其後

授道心一篇

晁氏曰真宗朝楊谷常遇仙於成都藥市自授其道本

李氏書目亦載云谷自號純粹子

通玄秘要悟真篇一卷

晁氏曰張用成平叔撰天台人熙寧中隨陸師閔入蜀

授道於隱者因成律詩八十一首

養生丹訣一卷

岷山道士皇甫士安撰

太上洞玄靈寶修真論一卷

成都李道士撰宋史載不詳名代

鬼神感應大義九卷

隋郫人何妥受詔與沈重撰

文昌化書七十三則

宋淳熙重光赤奮若至日降筆神為晉越嶲張霧夫諱

亞續化書二十一則紹熙閼逢攝提中秋日降神之李

筆也略見神明傳

蜀中廣記卷九十五